# 【母奴契约】 【完 】

天地交接之处，一轮红彤彤的夕阳正在缓缓沉下，象征着一天的即将结束。

就在这火红的落日下，方娴缓缓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煊红的晚霞洒到身上，让这个略显憔悴的女人脸上，也染上了丝丝红韵，平添了几分姿色。

柳眉、杏目、秀美的鼻梁。人生的坎坷，并未在这个女人的天生丽质上留下太多岁月的痕迹。面容中纵然透着一丝疲惫，却仍是掩不住她那秀美的姿容。

廉价的绵毛衫与长裤，勾勒出的是前凸后翘的丰满身形。朴素的衣物并未让她的姿色失分，反倒令其散发着一股邻家美妇的香甜气息。一头乌黑的长发柔顺地披在肩头，配着她脸上那淡淡的忧郁，更是让人多了几分怜惜的感觉。

无视掉那些偷偷打量自己的目光，方娴自顾自的向着家的方向前行。这种窥视的眼神，她很多年前就已习惯。现在比起年青的时候，已是少了多。

也许自己也快要人老珠黄了吧，方娴在内心自嘲了一句。

不太宽畅的道路上，挤满了人流和车辆。两旁的人行道，已被各个夜市摊贩们早早占满。小贩们有的还忙着铺开自己的货品，有的已经叫卖开来。叫卖声、交谈声、还有被人流堵得动弹不得的车辆，那急促的喇叭声。交织在一起，让这个老旧的街区显得比一天中的任何一个时候更加热闹。

这个地方，过去也曾是这座城市的繁华地带。但自从港口区开发之后，这座沿海小城的中心便转移到了邻近港口的新城区，而老城区则迅速的衰落了下来。

相比高楼林立日新月异的新城区，老城区的样子几乎是十数年难得一变。方娴现在都还能找出许多儿时的建筑。

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离开这里，现在又回到这里。对于这个地方，方娴有着太多的感触。

年青时的少不更事，轻信爱情的甜蜜。可是珠胎暗结后，那个男人却扔下她一人面对亲人的责难，自己跑了个无影无踪。

?? 18岁的少女挺着大肚子被赶出了家门，不得不艰难的四处打工，挣扎着生下了孩子。

小小生命的诞生，才让这个可怜的女人的灰暗人生重新有了色彩。不再对爱情抱有任何幻想的方娴，一心一意的抚育着儿子。看着乖巧懂事的儿子一天天长大，就是方娴最大的幸福。正当着儿子渐渐成人，顺利步入大学殿堂，让她满足于现在的生活之际，又是一个噩耗传来。

自己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突然晕倒，醒不过来了。

焦急的辗转全国，把儿子送到各大知名医院就诊。花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

最终的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只能接受自己最重要的儿子成了植物人这一事实。

失望地带着儿子回到这座城市，却发现连生活都有了问题。长期的请假已经使得自己丢掉了工作，银行中的存款也所剩无几。

无奈之下，方娴不得不卖掉了，自己当初好不容易才买下的那套昂贵房产。

她回到了这个自己出生的老城区，买下了一套有些老旧的二手房。剩余的钱，用来盘下了一间离家很近的小书店经营，用来维生渡日。所幸，房子虽旧却也不差。

更重要却是不太贵，使得方娴最后手中还能握有一小笔存款，令她疲惫的心灵稍稍喘了口气，也让日子不至于过得太过拮据。

穿过拥挤而热闹的街道，还顺便在路边的摊贩处买些了菜。方娴一路来到一栋９０年代的八层老楼。灰白的墙体，有的地方已经开始脱落了。不起眼的角落里爬满了青苔。

电梯自然是没有的，咚咚的踩在楼梯上。方娴上到四楼，打开了靠着楼道最近的一间房。

这就是她现在的家。

房子有点老，搬进来也没怎么装修。墙纸和地板还是前任房主留下的，看上去已经有些年头了。不过却还算挺宽敞，三室一厅、厨厕具全、甚至还有一间专门的小浴室。这在老房子里已是极少见的『豪华』了。

家里物件不多，但摆放得体，打扫得干净整洁。虽不华丽，却让人感觉到一股家的温馨。

在玄关处换好了鞋，再把手上拎的菜拿进厨房放好。方娴来到客厅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然后坐在了沙发上；她终于能让紧崩了一整天的身体稍稍放松一下了。

「嗯……」

嘤咛一声。靠在沙发上，方娴微微弓了一下背，伸了一个小小的懒腰。疲惫的身体陷在柔软沙发中的舒适感觉，让她眯起了眼睛。

脑袋歪向一边，几缕发丝顺着滑落下来，掩在满是倦意的脸庞上。全身放松地窝在沙发上，方娴眯着的眼睛合拢了起来。呼吸越来越平顺，不知不觉地便睡了过去。

……

「妈……妈……」

一个叫喊声传入耳中，方娴吃力地睁开了双眼。却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家中，四周全是一片茫茫白雾，可是这诡异的场景，取没有让她感觉到害怕与讶异，只是对自己应该干嘛有些茫然。

「妈！妈妈！」

叫喊还在继续。虽然已经一年多没有听到这声音，但方娴还是一下就听出了那是自己儿子的嗓音。晃了晃脑袋，感觉自己浑浑噩噩的，不管是身体还思绪都像是灌了铅一样沉重缓慢。

不过即便如此，方娴还是朝着叫喊传来的方向走去。

拖着迟钝的身体，在这仿佛无穷无尽的白雾中行进。方娴的脑子就像浆糊一样迷迷糊糊的，让她根本就无法确定自己到底走了多久。

终于，随着叫喊声的越来越大，眼前豁然开朗。在一片没有白雾的空地上，方娴看到了自己儿子。他静静地躺在地上，就像过去一年里的每一天一样不言不动。而那引着自己一路到此的喊叫声，也已经戛然而止。

不由自主的动了起来。方娴突然失去了对自己躯体的控制权。就像是一个旁观者一样，看着自己的身体一步步走到了儿子的身边跪下，拉起了他的左手。

儿子的左手手背上有着一个奇怪的五芒星阵，此刻，它正散发着一种耀目却不刺眼的奇异紫色光芒。那温暖的光芒洒在身上，就像直透灵魂一般。让方娴感到整个人都迷醉起来。

低下头，以一种卑微的神态，恭敬地亲吻在那个五芒星阵上。在一阵紫光大作中，儿子睁开眼，坐了起来。

「阿诚，你终于醒了？」方娴惊喜地叫出了声，跟着便发现身体的控制权又回到了自己手中。无暇多想的她，迫不及待地便抬手向儿子伸去。

「阿诚！」方娴猛地大叫一声，从沙发上坐直了身子。右手直直的伸在半空，斜斜地伸向前方的空气中，像要抓住什么。

只是微微茫然了一下，方娴马上便把握住了状况。惊喜瞬间便化为了失落。

刚才不过是自己不小心睡着了，做了一个梦而已。

其实刚刚那么多的怪异和不合理，也只可能是在做梦。只不过在梦中的自己无法意识到而已。

心中暗暗自嘲了一下，方娴站起了身。来到一间房前，拎开门走了进去。

房内靠墙处的一张大床上，静静的躺着一个年约二十的年青男子。房内很暗，看不太清长像，这就她的儿子汤诚。如同一具尸体般一动不动的样子，就和刚刚梦中的一样。

先摸到门边的开关打开灯；然后走了过去，侧身坐在床沿上。拉过儿子的手合在掌中细抚，仿佛只有这样，方娴才能从掌中的温度感受到一丝儿子还活着的气息。

『可惜你不会像刚刚梦中一样的醒过来。』方娴看着消瘦了不少的儿子，暗暗地叹了一口气，心中止不住的酸楚。不过总算是没有掉下泪来，这一年时光的消磨，已经让这个女人不至于再像刚刚出事时那么容易失态了。

只是略略的伤感了一下，方娴便揉了揉鼻子，把泪水止在了眼眶里，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情。不经意想到刚刚的梦，她又忍不住发出一声自嘲的轻笑。

刚刚那个梦，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最近，她时不时的就会做着和刚才那个一模一样的梦。只是一直以来，身心具疲的自己，根本就无暇理会一个怪梦。

况且，方娴也不是不能理解自己为何会做这种怪梦。无他，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已。这些日子来，自己每天脑子里转得最多的，也就是希望儿子能醒过来了。会做那种怪梦，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低头看了一下掌中捂着的爱子左手。手背上有着一个类似刺青的五芒星阵。

这大概就是那个怪梦的另一个诱因吧，方娴如此判断到。

「当初这小子身上可是没这些东西的，怎么一去大学就学会刺青了。没了我管着，就野起来了么……哎，不过现在，阿诚这个样子，就算想说说他也不行了……」思绪不经意间便如脱了缰的野马一般乱窜，一会想到这，一会想到哪。一双美眸中时而目显责备，时而眼露哀伤。

「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方娴再次低下头看着儿子左手上面的刺青，纠结地想到：「若是真的就像梦中一样，亲一下这个这刺青，你就能醒过来，那也就好啰。」心中郁郁的方娴有些走神，手指无意识的在儿子手背的刺青上揉动。揉着揉着，不知不觉间竟将这手托了起来。待到那手背都快要碰到自己的唇尖了，她才一下惊觉过来。

「已经到了连梦里的事都要试一下的地步了吗？」看着眼前儿子的手背，方娴不竟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一阵好笑。

但是，笑归笑。出于那最纯粹的母爱。为了拯救儿子，再渺茫的希望都要试一试，再荒诞的事都能做一做。这一刻，连方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鬼使神差间，她竟将头微微一低，亲在了那个五芒星上。

一团如同她梦中一样的奇异紫光猛地炸开，几乎在一瞬之间就淹没了整个房间。然后又迅速消散在空气之中，只留下了呆滞住的方娴。瞳孔中没有了一丝光彩。

「啊！」

方娴那当了整整一年植物人的儿子－－汤诚随着一声大叫，猛地睁开眼睛坐起身来。如同一个刚刚从恶梦中惊醒的人一般，眼睛睁得滚圆，大口大口的喘息着，身体微微的颤抖着，虚汗就像瀑布一样流下。

「啊！啊……」掀飞身上的被子，汤诚一下从床上蹦了起来。然后，就像一个疯子一样，手舞足蹈地狂奔而出。

厨房、厕所、客厅、卧室；汤诚一边在口中发出莫明的怪叫，一边毫无意义的挥舞着手臂，光着一双大脚丫在各个房间不停乱窜。

而方娴则如同被定身一般，目光空洞的她只是保持着刚刚那个亲吻儿子手指的姿势，静静地一动也不动。

……

汤诚。一直以来他都是方娴生活的重心。因为爱情的不顺，方娴几乎是把所有的感情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个儿子的身上。在方娴的细心抚育下，儿子日渐长大成人。高中毕业后，顺利地考上了一所相当不错的大学。不过，这样的大学自然不会是这个沿海的二线小城里会有的。于是，就和无数的莘莘学子一样。汤诚背上背包，踏上了离家的火车。人生第一次走出了这座生他育他的小城。

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难免会有各种不便。不过就像每一个曾经的大学学子一样，最终他还是融入这种全新的生活节奏中。而在这个过程中，汤诚学校里的一个历史系教授帮了他不少忙。

这个老教授和汤诚是同乡，也是在那座沿海小城出生的。不过少小离家，数十年下来，早已在大城市扎下根来。虽然间中有回去老家看看，但儿孙家人都在这里，自然也不可能再回到家乡居住。一次偶然和汤诚相偶，闲聊几句竟得知是个小老乡，让老人不由得大为开心。老教授脾气很不错，为人开朗言语风趣。汤诚和他很快就成了忘年知交。老人甚至还常常把汤诚带到家中去招待。

汤诚出事变成植物人后，也帮了不少的忙，让方娴很是感激。可是不管是方娴，还是老教授自己，都不知道汤诚的昏迷不醒和他其实有着莫大的关系。

老教授是历史系的，研究的自然也都是文物历史一类的东西。不过不同于那些古板严肃的历史系教授，这个性子比较活的老人相对正史，其实对一些野史更感兴趣。家中更是收藏不少奇怪的东西。什么中世纪魔女狩猎时期，被烧死的魔女写下的遗书、某神父与修女之间的情书、某个冒充贵族，最后还真的骗到了一个贵族小姐为妻的骗子日记……而老教援那一堆古怪文献堆的角落里，有着连他自己都快要忘记的，一份奇特的东西。

那是一张画着一个五芒星的羊皮纸。据说是恶魔领主用来奴役人类灵魂时，强制签定灵魂契约用的。只要被绑定了契约成为奴隶的一方，从此灵魂会被成为主人的一方随意操纵而不自知，十分可怕。当然，没人会把这个当真。所以，在一次造访时，这个东西被汤诚当做纪念品要走了。

本来之后也一直没事。直到有一天，汤诚在图书馆的某本闲书里，突然看到了一种激活恶魔法阵的方法。于是，在回到寝室后，乘着室友不在，试了一下。

本来是只闹着玩，不成想真的紫光一闪羊皮纸就不见了，只在汤诚的手背上留下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刺青，而他自己则两眼一翻便晕了过去。

这个法阵本来是用来奴隶灵魂的。所以，按照正常的程序，当法阵被激活后，应该有一个主方，和一个从方。然后法阵的力量，就会将两人的灵魂扯出来，在他们之间搭成一个连接的精神管道。当然，这是单方面的和奴役性的。而汤诚激活法阵之时，身边连一个人都没有。于是，这个过程只进行了一半。汤诚的灵魂做为主方，被扯到了用来搭建精神管道的法阵中。但是，因为没有从方，所以这个过程就卡在了这里，进行不下去了。

灵魂被卡在手背法阵里的汤诚，身体自然也就成了植物人。

而更糟是，如果汤诚能动，应该还能骗一个人来成为奴隶。毕竟这年头的人，估计只会对这种仪感到好玩，而没人会当真。但当他成了植物人，就只能被动的等人来亲吻手背的法阵，成为从方。

显然，没有什么人会无缘无故地跑去亲吻一个植物人手背上的刺青。

于是，汤诚只好当了整整一年的植物人。但实际上，他的意识是清醒的。甚至，他还能感觉到身体上的一切感受，但只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如果不是法阵的力量保护了他的灵魂，这种比关禁闭还可怕的感受早就把他逼疯了。

被困在法阵中的一年里，汤诚渐渐的发觉，自己在这种纯灵魂的状态下，可以一定程度的影响到离自己身体一定范围之人的思想。但只能在别人睡梦之中放松之际才行，也就是俗称的托梦。于是，这些天来，几乎自己的母亲一睡着，他就去托梦。而就在刚才，这些努力终于有了成果。

好不容易逃出了那个法阵，从那可怕禁锢状态解脱出来的汤诚，精神一下便就失控了。兴奋的他胡乱地扭动着肢体，乱吼乱叫四处乱窜，几若癫狂宣泄起被生生压抑了一年的情绪。

「操你妈的，哪个ＳＢ在发神经啊，鬼叫什么，鬼叫！」「就是！他妈的，哪个二货！吃错药啦！叫你妈Ｂ啊叫！」……汤诚的疯狂的怪叫终于引起邻里的不满，咒骂声此起彼伏地从窗外传了进来。

连串的咒骂总算是唤回了汤诚的神智，让他停了下。

其实，更多却是因为他有些蹦不动了。虽说方娴每天都坚持给汤诚按摩肌肉，活动关节。但是，趟了整整一年，身体还是虚弱得厉害。如果不是法阵里的力量让他的身慢慢的开始魔化，估计他也不可能有力气嘣上这么一会。但就算有恶魔力量的补益，汤诚这会还是出了一头的大汗。

「啪！」一巴掌拍在脑门上。汤诚突然想起，光顾着发癫。母亲还被自己扔在房里没管呢。

急急忙忙又跑回自己的房间。母亲仍是螓首略垂，樱口轻嘟，双唇微微张开一丝小缝，保持着刚才的亲吻上印记那个样子。不过，这样头略略朝下，双唇还张开了一条缝。却让唾液顺着地心引力流了出来，一路流到下巴，然后滴嗒落下。

让她不免显得有些狼狈。

看着这一幕，汤诚不免有些自责。光顾着自己发疯，竟把母亲给忘在了一边。

不过好在方娴现在的状态，是连思绪意识都被中断定住的，不管保持这样的状态多久，对她来说都是毫无感觉的一瞬间而已。不至于有自己那种清醒着却完全不能支配身体的痛苦感。

一边生疏的运起恶魔之力，准备解开对母亲的控制；一边急忙伸出手，替她擦拭嘴外的唾液。汤诚慌乱中，手上用力过了一点头。拇指一下竟捅进了母亲的嘴里。方娴仍是纹丝不动，一点反应都没有。不过下唇却有一部份随着汤诚的手指被按入口中，看起来就好像是方娴正含着自己儿子的拇指在吸吮一般；配着下巴上还没擦干的唾液，不由得散发出一股淫秽的色彩。

这意外的景像不由得让汤诚一呆，心底有什么东西似乎松动了一下。本来准备要解放母亲的动作也停了下来，他原本清澈的目光慢慢的变得晦暗难明。

就这样以一种复杂的眼神，汤诚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过了许久，他终于有了动作。插在方娴嘴里的大拇指，摁在她柔软的嘴唇揉动了几下，然后抽了出来。但是，又在犹豫中弯曲了几下手指。最终却是将食指和中指一起插进了自己母亲那红润的小嘴中。

「舔。」汤诚命令到，声音有些干涩，沙哑。语气很是颤抖，带着一股说不出的的紧张味道。

眼神依然空洞，身体的其它部位仍是一丝不动。咋看之下，方娴就仿佛一点变化也没发生。但是仔细一瞧，却发现她那没有被岁月留下一丝痕迹的嬾滑脸颊上，不时出现一次次鼓起。那是她口中翻卷的香舌激起的涟漪。柔软的香舌正缠在汤诚的手指上不住舔舐。

「吸。边舔，边吸。」汤诚的命令声中，紧张的味道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掩兴奋和激动。

「嗞……嗞……嗞……」几乎是在汤诚下令的同时，方娴就做出了回应。小嘴一嘟，便将汤诚的手指抿住，柔舌继续舔舐的同时，嗞嗞作响的吸吮起来。

指尖传来的那温暖，柔软的触感，让汤诚鼻孔中的喘息声越来越重。那丁香小舌的每一次翻卷，仿佛不是舔在他的手指上，而是舔在他的心尖上。一下下的舔得汤诚的内心不住颤抖，直到最终震塌了他内心中那最后的理智。

「啵。」猛地从母亲那卖力吸吮的小嘴中抽出了手指，竟还带出了一声轻响。

不过，汤诚却一点也没注意到这淫秽地轻响。鼻中喘着粗气的他，双手直接扣上了母亲绵毛衫的衣领上，大力的左右一扯大大的拉开。母亲嫩滑的香肩和那深深的乳沟尽收眼底。

双手松了松，合拢了一下。伸出手指，勾上那两条胸罩的吊带。然后，再次骤然拉开。这次，从里到外，绵毛衫带着胸罩，一起被汤诚拉了下去。两团雪白的肉球一下弹出；一阵摇动，甩出一阵迷人的乳波。白花花的乳肉，晃得汤诚脑子一晕。

方娴仍是和最初一样，则身斜坐汤诚的床沿上。之前抬起的双臂已经被按了下去，垂在身体两边。上身穿的绵毛衫连着内中的胸罩，一起被扯到雪白的乳房之下，正好卡在双臂臂弯之处。让她看起来就像是一束正在绽放的花骨朵。紧捆着她双臂的衣物就像是那花蕾的最外层，那裸露在外的嫩滑香肩与丰满的乳球，正如那冲破阻力绽开了一半的美丽花蕊。

看着眼前这一副炫目的美景，汤诚再也忍不住了。抬起右手，毫不客气的就捉住了自己母亲的左乳，肆意把玩起来。

做为一个生理正常的男性，汤诚也并非没对自己这美丽母亲有过性幻想。但幻想终归是幻想，不过是一时的冲动。当面对理性的现实，那些偶有的绮念早就不知道被扔到九霄云外去了。但是现在，自己这漂亮的生母，正真真切切的以如此淫靡的姿态，在自己的面前任凭自己把玩，只要自己高兴，那就是想怎样渎玩她，就可以怎样渎玩她。

方娴毫无抵抗的任着自己的乳球，被汤诚尽情玩弄，更是助涨了他心中越来越高涨的兽欲。一只手抓变成两只手揉，力道越来越大，动作越来越猖狂。以至于侧坐在床沿的方娴竟然被越来越大力的汤诚压得向后一仰，倒在了床上。但这并没有让汤诚终止自己的的淫行。他跟着顺势一扑，压在了母亲的身上，继续玩弄着她雪白的乳房。甚至干脆把头埋了那迷人的双峰之中，用脸在那柔软的乳肉上蹭来蹭去；还时不时的将那红艳的樱桃含进嘴里轻咬吸吮。

可怜的方娴，一对美乳都成了这个逆子掌中不停变换各种形状的性玩具。

身体越来越亢奋的汤诚，心中的顾忌却越来越低。那被人性压抑在灵魂深处的兽欲，终于挣脱了长久以来的束缚。

表情愈发扭曲的汤诚，突然一声虎吼，站起身来飞快的脱下自己的衣裤。挺着高耸的肉棒，满脸狰狞的他跳上床，粗暴地把自己的亲生母亲拖到床中心处。

抓住她的脚踝，把两条玉腿倒着提起来，顺手把脚上的两只拖鞋一下扔飞到不知何处；然后就解开了她的裤腰，连着里面的内裤一拉；便将裤腰处拉到一了她的膝盖弯；雪白的大腿根，丰满的翘臀就这样剥了出来。

抓过两只枕头，塞到方娴的雪臀下让其斜斜翘起。汤诚的左手按着母亲的腿弯向下一压，白生生的两条大腿根部那迷人的花瓣就露了出来；肥美、饱满，让人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一个生过孩子的妇人所能拥有的；而这！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那身为女性最重要之圣地的门扉。右手一探，手指摁在丰满的花瓣上；轻轻一撑，这柔软的门儿便被拉开了一条缝，露出里面粉红诱人的神圣通道，看得汤诚粗气大喘。

手指收回，柔软的门扉马上无声地闭合，把那迷人的春光紧紧挡住。但几乎就是立刻，手指又回到了门前。这一次，它还扶着一根涨得铁硬的粗大肉棒一起来侵门踏户，紫红的龟头准确的抵在了那鲜美的阴户上。

似乎意识到，自己人生观，价值观。自己整个人在这之后就会从此变得完全不同。汤诚好像也不想让这历史性的一刻过于仓促。腰部缓缓沉下，肉棒一点一点的慢慢深入，准备要一寸一寸的细细品尝母亲那肉体深处的美妙滋味。

两瓣饱满的阴户根本无法阻挡肉棒的入侵。大龟头轻而易举地就挤开了这柔软的门扉，往那神圣通道的深处钻去。

这个神圣的通道，这个方娴身为一个女性，最为私密最为重要的地方。当年，正是通过这里，一个名为汤诚的生命才能降临人世。而现在，这个诞生于此的生命，身体的一部份又回到了这里。壁腔死死的缠住这个闯入者，娇嫩的壁肉与它作着最紧密的摩擦，一如当年这个生命，在出生之刻通过这里时一样。

不过，当年汤诚通过这个美妙的腔道来到世间，象征的是生命诞生的美好；而现在，汤诚的阴茎再次重返母亲这私密的肉穴，代表却是那淫秽兽欲的丑陋。

可是，这一切最重要的当事人－－－方娴，却丝毫也不能反抗。这个可怜的女人，甚至连反抗的意识都没有机会生起。在灵魂法阵的强大力量下，她就这样在自身都毫无所觉的情况下，被自己怀胎十月所生下的爱子轻而易举地玷污了。

方娴那多年无人造访过的秘穴中，粗壮的不速之客终于停止了推进。

内心百感交集，汤诚静静地看着自己跨下，脑中一时间有些如麻混乱。

就在自己眼底，是两条被压得曲在小腹前的丰润大腿。大腿根部的雪臀，被枕头叠得高高翘起，饱满的阴户就这样被呈到自己面前。而本该闭合在一起的肥美阴唇，却在外力的作用下被生生挤开。挤开它的那根粗大肉棒，已经深深的侵入了肉瓣后面的火热的秘穴。而这饱满的肉瓣，也在肉棒的深入中，被带得穴口处的瓣肉微微内陷。就好像这醉人的肉穴，主动含住这根侵犯它的肉棒一般。

而这根插在里面，一直以来令自己男性自尊爆棚的巨屌。说到底，也是从自己跨下这个女人的体内诞出的。同样，这么多年来也是自己跨下这个女人供衣供食，才能让它最终发育到现在这样的粗壮。而如今，这根被跨下这个女人，所生出、所抚育的肉棒，正恩将仇报的侵犯着她。过去孕育出自己这个生命的子宫外，子宫口已经被肉棒前端那颗硕大的龟头紧紧的抵住；而过去自己降生所通过的阴道，已经被完完全全的被棒身死死塞住。

温暖的肉穴，紧紧包裹着自己肉棒的美妙触感不停的冲击着汤诚的意志；奸淫生母打破禁忌的乱伦快感更是让他欲罢不能。

「呼！」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一瞬间，汤诚彻底的变得不同了。之前，那只是他年青欲盛，一时之间按捺不下内心欲望的冲动所犯下的错误。冲动的间中，自己的理智仍让他感到羞愧自责，不时涌起停止的念头。而此时，在体验了利用绝对的力量，真正品尝到了打破禁忌的美妙滋味后。随着这一声叹息，他已经选择了在这罪恶的肉欲中自甘沉沦，最后一丝人性也从此在他的心中消失。

就在这一刻，这个名为汤诚的男人，正式由人蜕变为禽兽。

不再有任何的顾忌和杂念，汤诚已经准备尽情的享受跨下亲生母亲那毫不设防的甘美肉体。

腰部轻轻用力，将大肉棒从母亲的秘穴中抽出，只留龟头还陷在那粉红的肉洞中。微微一顾，然后猛地一挺。「啪！」肉棒再次齐根而没，小腹撞击在母亲的雪臀上发出一声亮响。龟头顶在子宫口上细细研磨了一会再次拉出，然后又是一记凶狠的撞击。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汤诚肏得越来越急，越来越猛。撞得方娴的雪臀啪啪作响。洞口的粉红的穴肉，在肉棒飞快的抽插下被不停的带得翻出，然后又随着肉棒被塞回。

娇躯在汤诚的奸淫中被撞不停晃动，而方娴仍然如同一个充气娃娃一般静静的躺着，毫无所知地被自己的亲生儿子肆意蹂躏着。秀美的脸庞下面，光洁的玉颈，嬾滑的香肩、高耸的酥胸，大半个上身都裸露在外；而被从领口强行拉开，拖拽到臂弯处箍住她双臂的衣物，更是给人一种这具美妙的肉体可以任君享用的暗示，让人一看就充满了强烈的侵犯之欲。

下身的两条玉腿，因为高翘的雪臀，倒着向身上压过去，然后半翘在空中。

本该顺着左右张开的双腿，却又被半脱到腿弯处的裤子箍住。使得大腿处半开半合地拢在一起，而两条小腿则一左一右的叉向两边吊着，带着两只白生生的脚丫在汤诚的撞击中不停甩动。

汤诚则半跪在母亲的臀前，身体微微前倾双臂前探，一手一只捉住了她胸前的两团软肉，肆无忌惮的抓揉把玩。母亲翘起的玉腿，则被双臂环在胸口，而跨下粗壮的肉棒，更是插在她的肉穴中疯狂肆虐。

手中感受到的是玉乳的柔软，跨下传来的是秘穴的舒爽。过去这么多年里一直立于自己之上的那个母亲，现在却只是自己跨下任凭蹂躏的美肉。这禁忌的快下，汤诚的尽情的宣泄着自己的兽欲，直到抵达快感的顶峰。双手大力的紧缩，捏得掌中的两个乳球都变形了；跨下肉棒则抖动着将积攒了整整一年多的精液尽数打进了母亲的子宫。

将积压了一年多的弹药倾泻在亲生母亲的子宫中，汤诚一脸舒爽的在余韵中沉浸了许久，才撑起身来。

低头一看。

母亲衣衫半卸地躺在自己的床上。酥胸上红印一片，满是自己刚才不知轻重，捏出来的抓痕，甚至有几处都青了。刚刚饱受肉棒摧残的秘处正微微张启，白浊的精液从里面缓缓流出，滴落在叠在雪臀下的枕头上。

汤诚心情不禁有些激动；自己这美丽的亲生母亲，从现在开始就将成为自己的禁脔！

手指一伸，捏住她乳巅那可爱的一粒樱红，细细揉动。汤诚一边玩弄着她的肉体，一边给她洗脑。

「妈。你知道刚刚，我对你做了什么吗？」

「你奸污了我，但我现在的没有意识，所以并不会知道。」「嗯，不管怎么样，总之你把这件事给忘了。然后，你会对自己身上的所有性行为留下的痕迹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环境上的痕迹也算。但这不表示视而不见。

比如说，如果你在地板上或身上看见精液，你会知道擦掉它。如果你看见衣物上有精斑，会知道换下来洗掉。但是你不会在意为何这些地方会有精斑精液。你会接受和处理掉这个结果，但不会怀疑和思考它的原因。另外，家中发生的一切和性有关的事，包括那些你在认知被修改后认为无关，但实际有关的事；都是我们母子之间的秘密，绝对不能告诉外人。」没有疑惑，不能反抗。方娴只是顺从的接受汤诚的玩弄，再把一个个指令全盘接收。

摸了摸下巴，对于怎么解释自己的苏醒也有些头痛，汤诚便又加了一句：

「还有我苏醒的事，你直接接受我已经醒了这个事实就行了。不要大惊小怪在意我为何而醒。表现得就像我一直醒着一样就行了。」说完之后想了想，似乎没有什么可交待的了。于是，汤诚便运起恶魔之力放开了对两人的控制。

眼中目光渐渐清明，方娴醒了过来。

「啊！」

一声尖叫。

「阿诚转过去，转过去。不要看妈妈。」

方娴羞红了脸，用手挡住自己的下体，大呼小叫。

汤诚先是楞了一下，然后就想明白了。

在汤诚的指令下，母亲确实对变成现在这样的原因是毫不在意的。但是，其它常识正常的方娴对于自己的裸体被一个男人看见可受不了，那怕这个男人是自己的儿子。

叹了一口气，汤诚重新定住方娴。

「你从今以后，会完全接受自己的裸体被我看到。只限于我，如果对象是其它人，你还是正常的认知。」补充完设定后，汤诚准备解开控制，但是又马上停下。想了想，如果每次要加什么设定都这样用恶魔之力来将对方拉入失神状态也太麻烦了。「以后，只要我对着你竖起左手，亮出手背上的五芒星。在这个时候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和现在一样有改变你意识的效果。但你不会进入到现在这种失神状态。同时，你对于自己被修改意识后的前后思想矛盾不会产生任何疑惑，不会多费心思去思考。」再次放开对方娴的控制，汤诚有些紧张的看她。不过这次似乎没出什么问题。

「咦，阿诚。你醒了啊。哎呀！糟糕，我还没做晚饭呢。阿诚你饿了吧？等下，妈这就去做饭。」方娴从床上爬起来，就准备去做饭。不过被定得太久，身体有些麻，裤子又还拖在小腿上，一个趔趄差点就栽了下去。眼疾手快，汤诚一把扶住了方娴，才让她免于跌倒。

「呼。」方娴吐了一口气，对汤诚笑道：「多亏你了，阿诚。不然妈妈差点跌一跤。」说着，先是把臂弯处的羊毛衫拉回衣领处，然后便弯下腰去，把裤子给提了起来穿上。

「没什么，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么。」汤诚说着轻佻的一巴掌拍到了方娴的屁股上，还抓着她的雪臀揉了一把。「妈妈你要是摔坏了，我可是要心疼的。」方娴脑子一蒙，差一点就晕了过去。亲生的儿子居然在调戏自己！

不过汤诚却一点也不急，不慌不忙地竖起左手，对着母亲把五芒星印记亮了出来。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么？儿子心疼妈妈不是应该的么？至于我摸你的屁股。

这不是基本的礼仪么？我刚刚不是扶了您一把么？虽说对一般人，您道一个谢就可以算是表达谢意了。但是，我可是您独一无二的儿子汤诚啊。通过肢体接触帮助了您，您不是应该同样，以让我任意和您发生肢体接触来作为表达谢意么？虽说母子间没必要谢来谢去表现得这么生分。但是，我摸一摸你也不算是什么错事吧？」说着，汤诚一脸淫笑的右手一伸，竟然一把抓在了方娴的乳房上。然后，隔着羊毛衫捏了起来。「别说是摸了下屁股而已，就算是这样揉你的奶子，也是天经地义的吧？」胸前的玉乳被人抓着手中揉捏，让方娴有些异样的感觉。但是，看着儿子的禄山之爪，又说不出有什么不对。不过，她的情绪刚刚平复下来，又是猛的一冲。

汤诚放下竖起的左手，然后竟一边揉着母亲的乳房，一边赞道：「不愧是妈妈您的奶子啊，捏在手里玩起来真舒服；就算是隔着一层羊毛衫，又大又软的玩起来也别有一翻手感。」「你……你……你怎么能跟我说这种话。我是你妈啊！」方娴对于儿子竟然在言语上品鉴自己的乳房气得发抖，但却他的行为无动于衷，仍是由着汤诚捏着她的酥胸随意把玩。

「咦，妈。你又怎么了？我有说错什么吗？哦。对了，普通人说这种话当然是骚扰。别人家的人对血亲这么说那更是无视人伦。但我是汤诚啊。我可是你最亲密的家人。对于我的标准不是完全不一样么？像我们这么亲密的母子，说这些话题完全没有问题啊。你不是应该为了我的赞美而高兴才对么，生什么气啊？」汤诚的左手又竖了起来。

对啊！我生什么气啊？方娴一下也呆住了，再回想一遍儿子的话，心中不但不再气，对儿子的赞赏还生出一丝喜意。

汤诚揉着揉着，碰到方娴乳下耸成一团的胸罩倒是想起这一碴来了。「以后妈你就不要再戴乳罩了，免得暴殄天物。隔着乳罩，摸起来就不爽了。」说着，就把手从衣服下面伸了进去，摸到胸罩，把它扯了出来。背扣没有解开，只能勉强从羊毛衫下面拉出来，然后环在腰上。

「我去做饭。」自己解开背扣取下了胸罩的方娴，扔下一句便大步离开房间，到厨房做饭去了。下意识地逃离了这让她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咚的一声倒在床上。苏醒过来就一阵乱蹦，然后就在自己的母亲肉穴中激烈的打了一炮。这下看着母亲离开房间，突然安静了下来，汤诚只觉一阵强烈的倦意袭来，不知不觉便睡了过去。

……

「阿诚，阿诚。醒醒，阿诚，你这样睡要着凉的。」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感觉到有人在轻轻的摇自己，悠悠醒来的汤诚睁开了眼，却是母亲方娴。

「起来把饭吃了再睡吧。」见汤诚已经醒了，方娴交待一句，便从床边起身走了出去。

搓了搓脸，汤诚打起了精神，从床上一下撑起身来。

披上衣服走到客厅，只见饭桌上已经摆满一桌子香气四溢的菜肴，正腾腾地冒着热气。

方娴正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怀中捧着个大电饭锅，抱到了一旁的矮柜上放下，从桌上拿过干净的饭碗开始盛添。

走到桌边径直坐下，汤诚也不等母亲添好饭。直接二指禅就夹起一片香肠丢进嘴里。

抬手就给了汤诚一个脑瓜，方娴没好气责备道：「还在盛饭呢，爪子就伸到菜里了。谁教你的！」「呵呵，有些饿了嘛。」一点也没把母亲的责备当回事，汤诚又抓了一坨鸡块扔到嘴里。一边嚼着，一边答道。

「哎，你这孩子，都多大年纪了，还像个小孩，一点大人样都没有。」嘴上让汤诚没有大人样，可方娴自己形象却也不大妙。身上的羊毛衫因为汤诚的原故，领口被扯得变了形。又大又歪，老是垮向一边，露出半截香肩。方娴只得用手提一下，拉起来。但是，总是没一会就垮到一边，使得她又得提一下。

「咕噜。」从母亲的手中接过盛好的饭碗，刨了一口咽下。汤诚故意堆起一脸的谄媚，对母亲笑道：「嘿嘿。其实，主要还是妈你做的饭菜太好吃了。闻到味就让人忍不住了嘛。」「好好吃你的饭，拍你妈的马屁也没奖励。」口中虽是这么说，但方娴看着儿子的眼神却满是宠溺。端着饭落坐的她，自己都还一口没吃，就夹了一筷子汤诚最喜欢的鱼香肉丝到他碗里。「多吃点，你刚刚醒过来，要多补充点营养。」可惜，方娴充满母爱的话语，却一点也没被汤诚这个禽兽儿子听进去。相比，餐桌上那香喷喷的食物。更让他胃口大开的，却是母亲那香肩半露的可餐秀色。

先把手晃了晃，把母亲的目光吸引过来。然后，亮出五芒星对她说道：「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我吃完饭为止。期间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你都会全部认同，当所是理所当然的事。在吃完饭后，则会完全忘记。」「嗯！」随着母亲的点头答应，汤诚得意地一哼，一下子变得大大咧咧了不少。

「妈。你的衣服好像不太对劲吧？」

「嗯。这衣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变成这样，老是垮下来。」正说着，方娴的羊毛衫领角便又垮到一边，让她只得无奈地又伸手提起来。

「我有办法。」说着，汤诚探起身子，把手越过饭桌伸到方娴那；把她的羊毛衫领口角抓住，往下用力扯。「来，妈你把右手从衣服里面脱出来。对，就这样。」在汤诚的指挥下，方娴把右臂从衣领处伸了出来。然后衣领拉下去，成了斜露肩装，不过领口被嘣得太开太大，斜斜一挂把整个右乳都露了出来。

不过毕竟不是真的斜露装，方娴耸了耸肩，皱着眉道：「这样很不舒服啊。」「总比之前老是垮下去好吧？」「这倒是。」方娴点点头，但马上就是一声惊呼。

原来却是汤诚居然伸出筷子，在方娴露出的右乳头上夹了一下。不待母亲发火，他又道：「妈，你的奶头可真漂亮，一点也不像是个生过孩子的人。红彤彤让人看了就忍不住想玩一下啊。」说着，还用筷子托着她的右乳抬了抬。「妈，你把奶子挺起来一点啊，这可是值得你自豪的好东西啊。」靠着之前的设定，汤诚的话全都被无条件接受。方娴几乎是马上就转怒为喜。

「死孩子，就知道拿你妈来开玩笑。」说着，还真的挺了挺乳。

「我可不是乱说，看这形状，看这色泽，极品啊。」汤诚用筷子夹着方娴的乳头，又拉又扯，还不时顶着乳头，把它深深地捅进乳肉之中搅动。

心中实在是有些羞涩，而硬梆梆的筷子也让方娴有些不适。不过在恶魔之力下，把这一切全盘认同的她还是努力的挺着胸，让儿子可以玩弄自己的玉乳。

不过，拿着筷子逗来逗去，可去不了汤诚心中的欲火，反倒让它越烧越旺了。

啪地一下把筷子拍在桌子上，汤诚拍拍自己的椅子边，对方娴命令道：「妈，过来点。把椅子移到我旁边来坐。」虽说不解其意，不过在恶魔之力下。方娴还是先拖着椅子过来汤诚旁边坐下，然后才询问道：「怎么了，阿诚。有什么事么？」右臂一伸，将方娴揽入怀中。环过去的手，正好一把抓在她裸露出来的右乳上，肆意揉捏。「没什么，就是突然想到，妈妈你这样露着胸，要是凉到了怎么办？我用手给你包着，就不冷了。」全然没有理解到自己那逆子，做的是怎样一种禽兽之行。听到儿子『关心』话语的方娴，感觉从右乳上传来的儿子大手的温度，简直把自己的心都温暖了。

伸手按在那不住搓捏自己右乳的大手手背上，方娴感动得都有些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你这孩子，你这孩子……」看着被自己肆意淫渎，却还感动不已的母亲，得意得不行的汤诚又有了新点子。「妈，我的右手给你暖和奶子，就没法吃饭了啊。看样子只有麻烦您喂我了。」正是感动得不行的方娴，一听这话马上就回应道：「傻孩子，和妈妈还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说着，方娴替汤诚夹了一筷子，递到了儿子嘴边。却不想汤诚并不接受，摇了摇了道：「妈，喂饭怎么能用筷子呢？要用嘴才行啊。」对啊，喂饭是得用嘴的啊，自己怎么用筷子夹着就递过去了呢？方娴对自己居然会犯这种错误有些不理解，不过也不会多想。只是急忙把菜放进口中，就把小嘴凑了过去。这次，汤诚才满意的点点头。也不客气，一低头便叼住了母亲的红唇，吸吮起来。不过，不等汤诚吻个痛快，方娴便用舌头一顶，把菜送入他的口中，然后收回双唇。

「嗯！」急忙咽下口中的食物，汤诚问道：「欸。妈，你搞这么快干什么啊？」「什么搞这么快？」方娴有些摸不着头脑。「菜不是都喂过去了吗？要是再亲着不分开，不就成接吻了吗？你这孩子，还想和你妈接吻不成？」说着，敲了敲汤诚的脑门。

『就是想要吻你啊。我连你的逼都肏过了，吻了你，你又能怎样。』汤诚心中一阵骂骂咧咧，正要靠恶魔之力来用强。但是眼珠子一转，又想了个主意。

「妈，我想喝汤。」

点点头，不疑有它的方娴，却是认认真真小心翼翼地含了一口汤，便探过唇来。

「这样可不行，你这样一小口才含着多少点汤啊。得像这样。」说着，汤诚右手紧了紧，让母亲整个人都靠在了自己怀里。然后伸出左手，勾住她的下巴轻轻抬起，让她斜斜地微仰着俏脸。再让其张开小嘴，用勺子舀起汤倒了进去，竟是把方娴的小嘴当成了皮杯。

看着怀中的生母，俏脸微仰、朱唇轻启、静待品尝的诱人模样，汤诚这才淫笑道：「嗯，就是这样。让我来尝尝味道。」说着，便低头吻了下去。

像是对先前母亲说的不能接吻地示威一般。汤诚先是咬着方娴的两瓣红唇又吸又舔，尽情品尝了一番。再把大舌突入她的口中，或是挑逗她的香舌，或是舔舐她的腔肉；直至把她的嘴里都扫了个遍，这才啜了一口汤咽下，赞道：「嗯，真是美味。」也不知说的是汤美味，还是这香艳的母亲美味。

而方娴则因为口中的汤还未被饮尽，仍是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樱唇轻开、俏脸微仰的样子。

「妈你先保持这样别动，等等。」不过汤诚却还没有满足，扔下一句话，就跑到了母亲的房中。

打开衣柜，翻出一只长丝袜。汤诚重新跑回饭桌边，给母亲套在右腿上。

重新坐下，把母亲搂进怀里，再把她的右腿拉到自己身上，从裤子里放出肉棒，用她的玉腿夹住。竟然就这样把方娴的右腿弯当成了个腿穴，抬着她的膝盖一起一伏套起来了。

就这样肉棒奸着母亲的丝袜腿窝，右边的大手继续捏着母亲裸露的右乳尽情搓揉，还时不时的低下头去享用一番她的檀口香舌。

一场淫宴，竟是足足吃了平时用餐的十数倍时间，汤诚方才尽兴的把浓精射到了母亲的玉腿上。

……

伸手试了试水温，感觉正合适。汤诚跨入浴缸，把出了一身臭汗，黏黏乎乎的身体泡进了水中。温暖的热水浸过全身，就像把肌肉中的疲劳都挤出来了。

「咯嚓……咯嚓……」汤诚扭动了几下脖子，双手摊开挂在缸沿，背靠着浴缸，就这样平躺着静静地泡在里面闭目养神起来。

迷迷糊糊半睡半醒之间，也不知过了多久。随着浴室的门，一开一合两下声响。一个人走了进来。乘着门缝一开一合之际，一丝凉风闯了进来，吹在汤诚头上，让他一下子清醒过来。

身体也不动，枕在缸沿的头就这样向后一仰，倒吊在浴缸边。

印入眼眶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母亲方娴。

之前刚刚用完那淫秽的晚餐，汤诚便种下了指令。方娴洗漱好餐具，便一如往常的来沐浴了。但不同的是这次里面早就还有一个人。可是，灵魂已经惨遭操纵的方娴，却对于母子在一起洗澡这件事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即使现在，自己的儿子正用一种下流的眼光盯着自己，她也落落大方不加掩饰地一件件脱掉自己的衣物。

迷醉的欣赏着母亲诱人的胴体，汤诚的小腹的欲火又升腾了起来。

脱光衣物的方娴向里挪了几步，不过浴室实在是太小，浴缸就占了一大半，她在缸边倒是勉强能够洗个淋浴。

不过不待方娴做什么，汤诚就伸手拉住了她。「妈，帮我洗下澡吧。」甩掉汤诚的手，方娴啐道：「多大的人了，还要妈帮你洗。」「就洗个后背嘛，自己洗够不怎么着。」汤诚从浴缸里起身，取过一个塑料凳，坐到了浴缸边。

「你这孩子。」方娴只好也取过一个凳子，坐在汤诚的身后，抹了点沐浴液，帮他擦背。

「妈，你怎么用手。女人给男人擦背时，不是应该用奶子吗？」方娴呆了一下，对啊，自己怎么忘记了，只好道：「妈忘记了，妈以前也没给男人擦过背啊。」「那个男人也没有？」

那个男人方娴自然知道是指的谁，因为抛妻弃子的关系，汤诚提到生父时都是叫那个男人。

叹了一口气，方娴答道：「没有。」

「那我就是妈妈你这辈子第一个用奶子服侍洗澡的男人啰？」汤诚继续问道。

「嗯。」方娴一边回到，一边在自己的酥胸上抹上了沐浴液。

「妈，对不起。我不该提起那人。」汤诚又道。

方娴把胸前的两团软肉，帖上了汤诚的后背，却发现坐在凳子上有些不方便。

于是，干脆拉开了凳子，跪在了儿子的身后。两手环在他的腰间，身体一起一伏，开始用那两团软肉给他擦起了背。「没事，妈已经不在意他了。妈现在只要有你就满足了。」「妈，你真好。这么好的妈，随便帮我把鸡巴也洗了吧。」汤诚说着就把方娴环在自己腰际的一双玉手扯到跨下，包住自己的肉棒。

方娴一听不禁又好气又好笑，道：「妈在用奶子给你擦背呢。都看不到你的鸡巴，怎么洗。」「没事，洗什么地方，我来告诉你。你用手给我搓鸡巴就行了。」「那你自己洗不就行了么。」「我的大鸡巴要妈你的小手搓起来才爽嘛。」

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儿子的话有多少荒淫无耻。在恶魔之力下，她不过是把儿子的话当成想要自己帮他的撒娇。就好比小时候每次想买什么东西时一样，只不过这次的央求是洗澡而已。

「多大的人了，还和你妈耍赖撒娇，你当你还是小孩啊。」摇了摇头，方娴嘴上虽这么说。不过一向宠溺儿子的她，一双玉手还是动了起来。

「这里，这样搓，对。就这样。」汤诚的两只大手，包着母亲的一双纤手，按在自己的肉棒上又搓又套。简直就是手把手的用母亲的玉手，给自己在打手枪。

背后还不停的传来母亲酥胸的触感。套弄了没多久，精液就射了出来。把母亲的两只纤手都按到龟头上合拢捂住，浓精全都射到了她的掌心。

「怎么回事？阿诚，你在干什么？」

对于方娴来说，给儿子洗澡是再通常不过的事，就算洗的是儿子的阴茎也一样。但是，如果汤诚射出精来，在她的认知中就过渡到性行为的认定，那又是另一回事了。精液一打在掌心，方娴马上就感觉到了不对，脸色一变，就挣动着想要收回手站起身来，却被汤诚把她的手死死拉住，不停的在上面射精。等好不容易汤诚放开她的手，让她站了起来后，她却又马上又呆住了。

原来，因为没有亲眼看见，所以虽然猜到了大概，但是还没认定就是性交。

但等方娴起身把手从汤诚那挣脱抽回时，时候汤诚已经爽完了。这时，这次性行为就已经变成了过去式。按照以前的设定，看到任何性爱痕迹都会自动不再在意。

这个时候，才看到精液已经晚了，之前的事自然也就不能认定为性交了。

怒火瞬间消失，呆呆的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方娴有些茫然：「咦，我手上怎么有男人的精液。」不过在恶魔之力下，她马上就不再多想，只是转身去洗掉了手上的浓精。

「对啊，太奇怪了。我的鸡巴上怎么也有。妈，帮我也洗洗。」汤诚故作不解，把自己的肉棒也凑到了母亲的旁边。方娴看了一眼，一点疑惑都没有的就帮他洗掉了。

用喷头冲掉背上的泡沫，然后泡进浴缸。爽了一发的汤诚，感觉舒服得骨头都在冒泡。

方娴则坐到了刚才汤成坐的凳子上，先是冲掉了双乳的泡沫，然后便开始洗起头来。

看着在旁坐着，弓着身子开始洗头的母亲，汤诚一巴掌在她的白嫩嫩的雪臀上。「妈妈你屁股坐出来一点，刚刚你帮我洗了背，现在该我来帮你洗洗了。」说着，还用手按住方娴的背往下压。

正在用水淋头发的方娴也不答话，只是默默地配合着儿子的指挥；变成身体压下、深深前曲；身下则是几乎就靠着大腿根坐在凳子上，雪白的臀部厥起来，从凳子上突出来一部分。一朵可爱的菊花就这样露了出来。

从浴缸里爬了出来，汤诚从边上拖过洗澡前就准备好的塑料水管，接上水龙头。然后用着管尖的铜头，顶上了母亲的菊门。

感觉到菊门那冰冷的凉意，正搓得满头都是泡泡的方娴一惊，菊门一缩，眼睛还闭着头就转过来了，问道：「阿诚，你在干什么？」「我在帮妈妈你洗屁眼啊，你以前一定没洗过吧，多脏啊。」嘴上在说，手上也不停。水管上的铜头，一下子就强硬的捅进了方娴的肛门。

「呜！」虽然在恶魔之力下，接受了儿子的说法。但是，菊穴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异物入侵，还是让方娴极度不适。冰冷坚硬的铜头挤进温暖的肛道，差点就刮伤了菊道里的壁肉，让她不禁发出一声意义难明的低鸣。洗到一半，满是泡泡的头也不管了，整个人弓了起来，脖子翘了起来，整个人紧绷着定住了。

不过汤诚可没有定住，插好水管他便打开了水龙头。冰凉的自来水倒灌进肠道的感觉，让方娴银牙暗咬，身体绷得更紧了，甚至还有些微微的颤抖。水呲呲地灌着，而方娴却像被定身了一般一动不动，只有肚子越涨越大。

「不！不行了。」突然，方娴猛的一下拔掉了插在屁眼上的水管。然后，用手上的喷头飞快的冲掉头发的泡沫。

不过早有所料的汤诚，却悄悄的抽走了母亲放在一旁的毛巾。

「咦。」以最快的速度冲掉了头上泡沫的方娴一伸手，却发现毛巾不见了。

「毛巾呢？阿诚，我的毛巾呢。不……不行了。」毛巾也不找了，用手抹了一上脸上的水，眯着眼微微睁开，疯狂地就夺门而出。汤诚则飞快的拿起两根水管，急跟而上。

方娴一阵快跑冲进厕所，门都不及关上，直接就坐上了马桶。几乎是坐上去的同时，就听见她的下身处传来一阵噗卟声。方娴的脸色刚刚一松，却又马上紧张的羞红了起来。「你怎么进来了，快出去，快出去。」原来却是汤诚已经跟了进来。

汤诚的之前的指令是关于洗澡的，这会方娴在上厕所，可就是不在那些指令的扭曲范围内。被儿子看见裸体和看见入厕的双重羞耻感同时爆发。双腿并拢，一手环胸一手挡住下体的方娴几乎快要哭出来了。

把手中的水管接到洗手池的水龙头上，汤诚满脸恶意的说道：「当然是跟来继续帮妈妈你洗澡啊。」说完，打开龙头，拉开母亲挡在自己下体的手，用水管对准了自己的母亲。激射的水柱直接打在了她的肉缝上。

在听到了洗澡这个关键后，恶魔契约的扭曲生效，既然是洗澡，那被看见裸体就没什么了，放便什么的也被当成是洗菊穴过程的一部分。方娴紧张的心情和身体不由一松，但紧接着秘处肉缝就被水流一激，再加上本身腹中的胀涨感。全身一颤的方娴，一股黄色的液体喷了出来，竟是失禁了。不过汤诚却并没有放过她，用手按在她仍然涨胀鼓鼓的下腹一按。噗卟一声，屎尿齐喷。虽然，在恶魔契约的力量下，方娴并不知道这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不过，珍珠般的泪滴，还是从这个女人美丽的眼眸中莫名地滚出，仿佛在这一刻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不过，没空在意自己何莫名的在流泪，让方娴更紧张的是儿子话语中的含义。

秀美的脸庞上，下意识的露出几分哀求，略显惊慌的她问道：「还……还要洗？」母亲楚楚可怜的样子，并未唤回汤诚的良知，反而让他的肉棒涨得铁硬。把手上的水管一把塞到母亲手中：「妈，来，你自己洗屁眼。」然后，便转身接上另一根水管。

「我来帮你洗头。」

水柱直接淋在方娴的头上，顺着流遍她的全身，而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让她睁不开眼。在恶魔契约的力量下，纵使心中万分不愿，但还是老老实实地把喷着水的管子，捅进自己屁眼灌肠的方娴，一点也不知道，就在她面前几乎贴着脸的地方，就是自己儿子那紫红的龟头。自己顺滑的发丝被他拉过去，缠在肉棒上不停套弄。

这个可怜的女人，就这样赤身裸体的坐在自家厕所的马桶上，毫无所觉的被自己的亲生儿子肆意淫辱。

直到方娴颤抖着说到似乎屁眼已洗净，汤诚才加快套弄，然后把精液喷在她的脸上，再用发丝擦净肉棒上的残精。

再一次给母亲灌了一肚子水，按着下腹，看着挤出来的水已是清的，方才满意地拖着母亲回到了浴室。

再次泡进浴缸里，水已经不太热了，不过还算温。方娴则重新坐在了旁边，开始洗浴。因为恶魔契约的关系，她不会对头发上和脸上的精液来由产生疑问。

不过，这使得她的头又得重洗一次。

「啪。」对着自己母亲的雪臀，又是轻佻的一巴掌。汤诚让方娴坐到自己手边，转过身子来正面对着自己沐浴。

因为正面对着坐在浴缸边，方娴没法再向前垂着洗头了，否则泡沫什么的就全冲到浴缸中去了。无奈的她，只好辛苦地反弓着身，仰面向天倒着洗头。一对本就丰满的玉乳向前一挺，更显前凸。

汤诚惬意地靠在浴缸里，挂在缸沿的右手一抬就能轻松的摸到方娴的娇躯。

方娴的姿势难受了自己，却方便了自己这个逆子。挤了点沐浴液，禄山之爪就攀上那一对挺拔的玉女峰。

「妈，我来帮你洗奶子。」

大手肆意把玩着两只玉兔。本来就嫩柔饱满的酥胸在涂满沐浴液后，更是有点滑不溜手，捏起来另有一番风味，让汤诚有些爱不释手，赞道：「妈。你这一对奶子，实在极品啊，真是怎么玩都不会腻。」说着，还对曲指一弹，乳尖那可爱的嫣红被弹得一阵甩动。

娇躯一颤。汤诚那里揉得惬意，方娴这可是有苦难言。虽然自己不知道，但是这久旷的肉体其实已经被汤诚肏过一遍了。之前饭桌之上，又被他搂在怀里大肆轻薄了一番。身体里深藏的欲望，已经渐渐被唤醒，正是有些敏感之时。这下，一对玉乳又被儿子搓来揉去的，一阵阵久违的感觉从身体深处幽幽冒出。

对于方娴来说，现在儿子为自己洗澡，那是在尽孝。可自己居然动了情欲；那就好比一个儿子孝顺地为母亲洗脚，可这个母亲却因为脚被儿子捏住就起了春心。这让方娴又是羞愧又是尴尬。

本来随意坐着张开的两腿一合，腿根处紧紧夹住。身体尽量压抑着那撩人的感觉。动作却是不由自主的变得有些僵硬。虽说想在儿子面前掩饰，但又哪里掩饰得住，汤诚几乎是一眼就看了出来。邪邪一笑，手上那本来只顾自己爽的随意抓揉，一下子变得温柔了起来。

这一下可以让方娴更加难受了。勉强忍受着洗净了身子，才故作镇定地对汤诚说道：「你这孩子真是的，洗个奶子都不会。妈把全身都洗好了，你还没帮妈洗好奶子。还是让妈自己来吧。」嘴上虽这么在说，不过身体却没有什么动作，仍是由着汤诚在玩着胸前那一对玉兔。在恶魔之力下，若汤诚不愿方娴也只会默默承受而已。

不过，汤诚却诡异地一笑，点头同意收回了自己的淫爪。可正当方娴松了一口气之际，他却又说了一句：「那我还是来洗一洗妈妈你的嫩逼吧。」说着，手一伸就强行插入了方娴紧紧并着的双腿之间，手指摸到了那肉缝处轻轻的蹭动。

听到这话，秘处又被袭，方娴差点晕过去。「不……就不用了吧……妈妈刚刚全身都洗了，那里也已经洗过了。」「你刚才就洗了外面，没洗里面啊。」说着，汤诚的手指微微拔开肉缝一点，沾了一点淫液。然后抽出手，把指头举到了方娴眼前。「你看，你的肉逼里面还是黏黏乎乎的啊，完全就没洗干净嘛。」方娴喉咙蠕动了几下，却是一个字也没吐出来。总不能对自己的儿子说自己因为之前奶子被他揉得很爽，所以肉穴里都湿了吧。

汤诚却是来了劲。之前一直是躺在浴缸里，单手在玩弄方娴的。这下他干脆坐了起来，两手齐出扳开母亲的双腿，然后一手拿着喷头，用水喷她的秘处，一手直接把手指捅进了肉穴之中抠了起来。

纵然心中是万分不愿，但是恶魔之力下，方娴却连一丝强行拒绝的念头都不会生起，只会默默配合。正面对着自己的儿子坐着，两条玉腿大大的张开，把整个秘处毫无保留地露了出来。然后任着儿子的同时用水柱和手指对自己的肉穴为所欲为。

虽然，之前方娴就已经被汤诚这个逆子奸污过一次了。但是，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对于她来说，现在才是这么多年来，自己的肉穴第一次被侵犯。纵然只是两根手指，但也抠得身体已经敏感起来的她难以自抑。银牙暗暗咬住下唇，全身绷得越来越紧。不过能忍住一时，却忍不了一世啊。最终，感到自己快要达到极限的方娴眼角滚出两滴泪珠。

「不！不要！」语带哭腔的方娴一声低鸣，全身体剧烈地一阵抖动，一股银色的水箭从她的秘穴之中狂喷而出。

静静地等母亲潮吹结束，汤诚这才把粘满淫液的手伸到方娴面前：「妈，这是？」从高潮之后，就一直垂着头的方娴，脑袋越来越低了，颤抖着小声道：「我不知道……」「不知道？妈妈你刚才是在潮吹吧？」

听到这潮吹两个字，巨大的羞耻感下，方娴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

但是，汤诚那粘满淫液的手却步步紧逼到她的眼前。「想不到啊，妈妈你居然会是一个在儿子孝顺地为你清洗身体的时候，利用儿子的手指来达到性高潮的荡妇啊。」荡妇两个字，让方娴终于崩溃了。猛地抬头，一把抓住汤诚的手臂，边哭边喊道：「不是的，不是的，你要相信妈妈，妈妈不是荡妇。真的不是，我也不知道刚才是怎么回事，真的。你要相信妈妈。」抓住汤诚手臂的手指大力得都快抠进肉里，眼中也浮起几丝疯狂的神色。对于这个可怜的女人来说，对爱情早已经绝望，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亲情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儿子，会认为自己是个荡妇，看不起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

感觉似乎是玩脱了，汤诚大骇，急忙举起左手，用起恶魔之力：「停，把你刚才经历的事都忘掉。你的记忆中刚刚就是普通的和我一起洗了个澡而已。」恶魔契约的强大力量下，前一秒还很疯狂的方娴，后一秒便静了下来。

「妈？」小心翼翼的问了一句，汤诚生怕母亲还有什么不对劲。「你……没事吧。」「嗯？怎么了？妈有什么不动吗？」被洗掉记忆的方娴，对于眼框中的泪珠没有疑问，反倒是对汤诚的问话有些莫名其妙。「倒是你，阿诚，你的水都快凉了，还不洗快点，一会要着凉的。」差一点就把母亲给玩疯了，汤诚一时间也不好意思再作怪。没了他乱来，两人很快洗漱完毕。

收拾好浴室，便准备回房休息了。

身体莫名地感到比平时来得疲惫，有些精神不济的方娴走进了卧室，才发现儿子汤诚也跟了进来，奇怪地问道：「怎么了？阿诚，有什么事吗？」举起左手，汤诚道：「我来和您一起睡觉啊。晚上一起睡，不是我们母子特有的加强亲情的方法吗。」想了想，又加了两句。「我们俩一起睡时，都是裸睡的。另外，当我对你提和性有关的要求时，你都要完全的顺从我的要求。但是，你自己却不会认知自己做了这些事情。如果我和你谈论关于性的问题时，那都是为了学习基本的常识，身为母亲的你，不管我问到什么都要认真回答，而且不会生气。」「嗯，我明白了。」柔顺的点点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灵魂又更加的被扭曲了。方娴脱下了自己的睡衣，爬上了床，丝毫没有在意一旁的汤诚。

一样脱掉了衣物，钻进被子躺到方娴的旁边，将自己的母亲搂进怀里，光洁的玉背跟火热的胸膛紧紧帖合。

一点也没有在意自己正浑身赤裸地被亲生儿子搂在怀中，方娴手中拿着遥控器，对着电视随意地翻着节目单。

掀开被子，让身体全都暴露在灯光中。汤诚一边打量着怀中的娇躯，一边赞道：「妈，你真是太美了。」看了汤诚一眼，方娴好笑道：「你这小鬼头，无缘无故的拍你妈的马屁干嘛？」「这可不是拍马屁。不信，你摸。」汤诚说着，把方娴的手拉到自己的肉棒上。「你看，光是看着你的裸体，我的鸡巴就硬了。你搓搓，是不是硬绑绑的。」老老实实的在汤诚的肉棒上搓了搓，方娴认真的回答道：「嗯，很硬。不过阿诚，你要注意。儿子是不能看母亲的裸体的，更不要说对自己的母亲起性欲了。

这种行为是不伦的。」

「哦。那要是像我这样搓你的奶子呢？」汤诚一边伸手捏住自己母亲的乳球搓揉，一边故意问道。

「这种行为就更严重了。如果说之前说的是虽然严重，但还算是小错，那这就算是犯了大错了。」方娴一方面认真的教导着『儿子不能玩弄自己母亲乳房的道理』，一方面对于自己胸前的软肉被自己的儿子捏来揉去却视而不见。

「哦。」本来侧躺着把方娴搂在怀中的汤诚，一下撑起身来，坐在她的小腹上，一手一个捏住她的乳球就开始揉。「这样也不行的？」「不行。」两手同时捉住两颗嫣红的乳头，用指头摁住细细的搓动。「这样呢？」「也是不行的。」「哦。明白了，谢谢妈妈。」

嘴上说着明白了，手上一点也不明白。又搓又揉、又扯又捏，汤诚搓着母亲双乳的手，一点停下来的意思都没有。

「对了，妈。刚刚你说不伦。和乱伦有什么区别吗？」「乱伦是指的如母子之类的近亲发生了实质的性交。之前的比如看见母亲裸体之类，还没有发生实质的性交，所以还算不上乱伦。」「哦，来。妈，把腿张开一点。」汤诚从方娴的小腹上下来，退到她的两腿之间，将其拉得大大的张开。「像这样，妈妈你把逼露着让我看，称得上是不伦，但还没到乱伦对吧？」「对，就是这样。」

「那需要怎么样的实际操作才能算达到乱伦呢？」「比如，你用你的大鸡巴，肏到妈的肉穴里，就可以算是乱伦了。」「肉穴具体是指的哪啊？能让我看看吗？」听到汤诚的要求，方娴把双手伸到大大张开的两腿之间。一左一右，扣住自己的肉瓣，大大地拉开，露出里面粉红的嫩穴。「就是这里，看见了么就是这个粉红色的肉洞。」端着自己已经涨得不行的肉棒顶在母亲的肉洞门口。「就是我的龟头顶住的这个地方？」「对，就是这儿。」

扶住母亲的细腰，汤诚一点一点的把肉棒挤进了她的蜜穴。粗长的肉棒，轻轻松松就让龟头抵上了方娴的花蕊。那骇人的粗细，更是逼得她的媚肉将肉棒咬得死死的。肉穴中的每一个角落，都和粗大的肉棒紧密贴合。「像这样，我把鸡巴肏到妈妈你的肉穴里，就是乱伦了？」「是的，你现在对妈妈做的事就已经构成是乱伦了。」「那要是像这样呢？」汤诚耸动着腰部，一进一出开始飞快地在母亲的肉穴中做起了活塞运动。蜜穴壁肉和肉棒开始剧烈地摩擦。那股子舒爽的劲，直接让方娴的魂都飞了。

「这也是……也是乱伦，这是性交的一个过程，性交不是光……插入就完了。

嗯……大鸡巴插进去后，会一直在肉逼里面肏，直到爽得射了精，才算完成了……性交。」跨下的肉棒狂野地在母亲的蜜穴中抽插，双手再次捉住了她胸前的两只玉兔。

汤诚故意问道：「妈，你说话怎么断断续续的，还有点喘？」「因……因为……嗯……因为你的大鸡巴……啊……把妈妈的小肉穴……肏得很爽……所以……啊……妈妈爽得话都有点说不清了……啊……啊……」肉棒越肏越猛，龟头尽情的体验着母亲秘穴腔肉的娇嫩触感。挺动着下腹疯狂地撞击了许久之后，汤诚嘴上又开始了愚弄。「妈妈你能总结一下么？什么的行为就算是不能做的乱伦，什么身份的我对什么身份的你，现在又在做着什么令你爽得话都说不清的事。」「嗯……嗯……鸡巴……大鸡巴……只要儿子的大鸡巴……啊……肏到母亲的肉穴里……就是乱伦……是绝对不能做的禁忌……啊……啊……啊……现在……我的好儿子汤诚……正在用他的大鸡巴……啊……啊……肏着妈妈我的小肉穴……肏得我……啊……爽得话……话都说不清了……啊……啊……」听到母亲傻傻的回答，再感受到跨下的快感，汤诚感觉简直爽得要飞了。伏身下去压在了她的身上，本来揉着乳房的双手死死的抱住了母亲的雪臀，在她的肉穴中作起了最后的冲刺。

再肏得几十下，汤诚已经到了暴发的边缘：「妈，我能把精液射在你的肉穴里吗？」「啊……不……不能……当然不能射在肉穴内……否则很可能怀孕……啊……就是这个，阿诚你绝对不能现在这样，在妈妈的肉穴里内射。因为精液会流到妈妈的子宫里去！妈妈现在是危险期，妈妈的肚子会被阿诚你肏大的……」精液尽数射到母亲的子宫，爬在她的身上喘了会气，汤诚爬起来问到：「妈，你的手机在哪？」「在床头柜上，怎么了？」

「没什么，照个相，纪念一下而已。」

捞过母亲的手机，汤诚指挥着方娴把双腿大大的张开，还用手拉开肉瓣，露出正泊泊流出精液的肉穴。「来，笑一个。对，就这样。好。」咔嚓一声，这淫秽的一幕被定格下来。

坐到旁边，汤诚一边划着手机查看刚刚的照片，一边伸出一只大手在方娴的娇躯上抚摸着，香肩、酥胸，小腹、雪臀，他的掌心尽情地感受着母亲胴体的曼妙。

「妈，怎么样。刚才被我肏得爽么？」

「嗯，妈被阿诚肏好爽。」

「喜欢，我这样肏你么？」

「不喜欢。」

听到这意外的回答，汤诚呆了一下，放下手机视线转回母亲的身上：「为什么？你不是被我肏得很爽吗？」「虽然阿诚你肏得妈妈很爽。但是我们是母子啊，一个母亲怎么能喜欢儿子肏自己呢？阿诚想什么呢？」原来如此，一下释然的汤诚一声轻笑，伸手捉住了母亲的阴蒂，一边轻捏一轻淫邪的问道：「妈，母子是不能性交的吗？」「嗯……」阴蒂被捏的方娴，发出一声低吟，轻轻的扭动了一下身体，道：

「当然啦，我不是已经说了吗。那是乱伦，是千万不能做的。」「那我们性交了吗？」「你这死孩子说什么呢？我们怎么会性交了？阿诚你在想什么呢？」汤诚一下把方娴拉起来坐着，让她看着自己那私处粘满的白浊，问道：「那这是什么呢？」「这不是就是阿诚你刚刚才射到妈妈肉穴里的精液吗？」「所以，绝对不能乱伦！也绝对没有和儿子性交过的妈妈你！现在肉穴中全是被你的宝贝儿子我肏过之后射进去的精液？」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句话里的逻辑混乱，方娴茫然的看着自己的儿子：「对啊。

怎么啦？」

「哈哈哈。」一种同时玩弄着母亲肉体和精神的快感，让汤诚得意的大笑起来：「没什么。没什么。妈，你真可爱。」给了汤诚一个脑嘣儿，方娴没好气的说道：「胡说什么呢，有你这样和妈说话的吗？没大没小的。」「哈哈哈。真的，妈，你真的很可爱。来，让我亲一个。」毫不在意地笑着说到，汤诚捧母亲脸的就吻了上去。

「唔……嗯……嗯……唔……」

一个长长的法式湿吻，等汤诚放过她的时候，方娴已经有些气喘吁吁了。但是，不待她喘一口气，汤诚已经鸡巴一顶，又闯进了她的肉穴，奸了起来。

紧紧地抱着那迷人的娇躯，胸膛死死蹭着两团软肉，大嘴不时印上那两瓣性感的红唇，跨下肉棒沉缓而有力地撞击搅动着蜜穴。和自己的母亲扭作一团的汤诚，突然眼角余光扫到了一旁的手机。于是，翻身一倒，平躺在床上，一手抓过手机对着母亲开始拍摄视频，一手拍拍她的雪臀道：「骑上来，自己动起。」叉着腿跪到汤诚的腰间，方娴双手握着自己儿子的鸡巴。让那还泛着她淫液亮光的龟头，对准了自己的小穴。

没有前戏，没有犹豫，就这样双手握着肉棒。方娴缓缓的沉身坐下，让亲生儿子那硕大的龟头，一点点挤进自己的肉瓣，撑开自己的阴道，一直顶到小腹深处的尽头，将娇嫩肉穴塞得满满的。双手撑在儿子的胸膛上，方娴跪在汤诚的腰间，弯曲着大腿，一起一伏地套弄起来。

「不是这样，要让我看得见鸡巴是怎么在你的肉穴里进出的，腿分开一些，手不要挡在前面，背到身后去。对，就这样。动作也要更大一些，更快一些。还有奶子，奶子也要甩起来。」说着，汤诚伸出一只手，摊到方娴的乳下一点。「甩起来，甩起来。奶子要甩得能在我手上打出响。」在汤诚的指挥下，方娴双腿大张、叉开蹲着，两手背在后，深蹲一样的快速起伏着身体；胸着一对丰满的玉乳，大幅的甩动；为了达到汤诚的要求，她每次起伏还特意地弯腰挺胸，让乳球甩在汤诚的掌上能啪啪作响；至于那汁液淋漓的妙穴，就在这一起一伏中包裹着汤诚耸立的肉棒不停吞吐。

拖过枕头枕在脑下，汤诚一手拿着手机录着这香艳的视频，一手抬起逗弄着母亲甩动的乳球；肉棒上舒爽快感阵阵传来，享受着自己着美貌生母的竭力侍奉，实在是好不惬意。

「嘤……」比起之前才射了一发的汤诚，这次倒是方娴先承受不住。压抑不住的呻吟越来越激烈，直到起伏的动作忽然一停，发出一声若喜若泣的娇鸣，一股水流猛地冲刷到汤诚的龟头上。

「别停下来，别停下来。妈妈你爽了，我还没爽呢？」汤诚拍打着方娴的雪臀。

本来之前的动作就很消耗体力，不停蹲伏得腿都酸了的方娴；在这潮吹都还没完，敏感到不行的状态下勉力动了两下，便再也不行了：「妈妈……妈妈好像不行了……要坏掉了。」「怎么会，不会那么容易坏掉的。妈妈你要对自己有信心，要相信自己绝对够耐肏。」汤诚可一点也没有放过自己母亲的想法，不过倒也看出她确实有些体力不支了。便将母亲从自己身上拖下来，让她撅着屁股趴在了床上；端着肉棒在母亲湿漉漉的秘处蹭了两下，正准备肏进去，却瞟到了那朵可爱的小菊花。想起先前才给母亲灌过肠，肉棒一滑便来了菊门。

「妈，你的屁眼还从来没被肏吧？」

「嗯。」

听到母亲的回答，余音未落间，汤诚便猛力的一顶，抵在母亲菊门的那根又粗又长的大肉棒，狠狠地就齐根肏了起去，低吼道：「那妈妈你的菊处我就收下了！」「唔！」菊穴的初次体验就来得这么猛烈。方娴被这一下，肏得本来趴着的上半身，一下就撑了起来；螓首微仰、妙目大睁地发出一声悲鸣。

不过爽到一半正是不上不下之时的汤诚，却丝毫没有让母亲缓冲一下的意思，毫不停顿地就开始了挺动。

方娴只得紧紧的咬着牙关，双手抓着床单死死捏住；硬生生的用初次开苞的菊穴，承受那粗壮肉棒的撞击。

不过她的这个禽兽儿子，可没有就此打住。

跨下耸动不停，汤诚伸手抄过一旁的手机扔到母亲眼前。

「打开手机，重复播放里面刚刚拍的视频。同时用语言把视频的内容念出来。」打开手机播放起刚刚自己与儿子交媾的视频，方娴一边承受着儿子的奸淫，一边叙述着自己刚刚才的淫态：「……我的双腿张成Ｍ型，蹲在儿子的身上，不停的耸动身体，让他的肉棒在我的肉穴内，和肉壁不停摩擦……」伏下身去，胸膛贴着那香汗淋漓的裸背，双手撑在在床上；一边和母亲一起观看着她与自己的交媾视频，一边听着她淫靡的复述；汤诚快意的奸淫着生母的菊穴。龟头肆意地感受着那从未被开发过的娇嫩壁肉，小腹啪啪啪地撞击在雪臀上，在狂暴地耸动了数分钟后，汤诚总算是爽了个够，把精液统统射到了母亲的直肠中。苦苦死撑的方娴，终于全身一软地趴在了床了。

拿过手机，起身抽出肉棒，把母亲前后双穴都是精液的样子记录下来后；汤诚这才侧身躺下，将已经软作一团的母亲搂进怀里轻怜蜜爱一番后，一起沉沉睡去。

一觉醒来，怀中的靓母已经不在。

伸了个懒腰，汤诚从床上起身，拿过睡衣，随意地套上。灵魂契约内的恶魔之力，在他体力流趟；虽然只能用来激活契约操纵母亲的灵魂，但仍然在不知不觉中让他的体质越来越像恶魔般强韧。丝毫不因昨天的纵欲而有任何宿倦，汤诚感觉自己的体力从未如此充沛。

缓步渡到客厅，却见母亲正在凉台上晒晾衣物。

普普通通的淡黄色Ｔ恤，外罩一件长袖荷叶底小马甲，下身则是淡紫色的及膝长裙。金黄的阳光下做着家务的身影，一股贤惠的居家主妇气质让汤诚看得迷醉不已。

一边继续把洗好的床单衣物挂上衣架；听见脚步声，回头看了一眼的方娴一边道：「起来了？怎么不多睡会？」来到母亲的身后，从背后将其搂住，汤诚道：「睁开眼发现妈妈你不在，怀里空荡荡的，就起来了。你呢？今天没去照看书店？」「我一早就出过一趟门了。和店里的小杨交待了下才回来的。你昨天才醒过来，妈妈今天在家里陪陪你。」对汤诚无理的行为不觉为异，方娴由着儿子从背后抱着自己，上下其手地在自己身上乱抚。淡定地将衣物全都挂好，这才拉开他的手，把先前用来盛衣物的水盆拿回浴室放好。却又马不停蹄的跑到厨房，掀开灶上炖的一锅汤，检查了一下火候。

「熬的什么？」汤诚跟到了身后。

小心的盖上上盖子，却又翘起一点，免得翻滚的汤溢出来，方娴转过头，看着儿子的眼光中满是关爱：「给你煲的鸡汤。你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年，不补补怎么行呢。」伸手把火关掉，汤诚把手指摁到方娴的三角地带，邪邪地说道：「鸡汤哪有妈妈你的鲍鱼好啊，让我的大鸡巴多尝尝你的小鲍鱼可比什么都来得补。」身为传统妇女的方娴，呆了一下，才明白过来汤诚的意思，脸色一板，一脸严肃的对他教训道：「妈妈说过多少次了，母子之间是不能做这种事的，这是乱伦。」不过回答她的，却是汤诚左掌上的五芒星。

……

伸手揉着自己的太阳穴，方娴感觉头有些晕，自己刚才好像在说什么，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妈，你怎么了？有什么不舒服吗？」一旁，自己的儿子汤诚，正一脸关心的问到。

晃了晃头，不再深思，方娴对儿子摇头笑道：「妈没什么，倒是你，昨天才醒过来，身体还有没有什么不舒服？」说着，方娴伸手抚在儿子的头上，想到他昏迷了一年的『病情』，眼中满是关切。

「嗯，你这一说……我好像头一直还是有点晕。」脸上挂着邪恶的笑意，汤诚的身体假惺惺的晃了晃。

对于儿子这种拙劣的表演，一点也没察觉异样。方娴一下紧张起来，飞快的扶住汤诚，然后抓起他的一只手就按到自己胸前揉动起来，满是担心的问道：

「现在呢？有没有好点？」

「嗯，好像是好一点了。」毫不客气的顺着母亲的动作，就捏起了她的乳肉，汤诚还故意做出一副不解的样子：「怎么我一揉妈妈你的奶子，就感觉好一些了呢？」两朵红霞一下爬上了那秀美的脸庞，方娴有些羞耻地说道：「阿诚你得的，是一种很特殊的病。得了这种病的男人，必需时常和自己的母亲性交，不然就会晕倒变成植物人。」「难怪我感觉还是有些不舒服呢。看来是因为没有肏妈妈你的肉穴。」拉着汤诚的手，方娴一边往卧室走，一边说道：「走吧，去妈的房间，肏一下妈的肉穴就会好了。」「好，我一定好好的肏下妈的肉穴。」听到这里汤诚哪里还按捺得住，迫不及待地将方娴一把抱起，飞也似地跑进她的房中。

刚刚才起来，也没收拾，床上昨晚欢爱的痕迹还清晰可见。方娴这可怜的女人，却马上又要再次在这里被自己的儿子渎玩。

将方娴扔到床上，汤诚飞快的脱下衣物，一脸的猴急：「妈，看样子这对我的病真的有效啊。一想到可以肏你，我精神也好了，力气也有了，比刚才好多了。」方娴坐在床上，也脱去了衣物。靠到床头，把枕头垫在身后。她张大了一双美腿，两手瓣开了自己的肉瓣，将粉红色的蜜穴亮了出来。「有效就好。来，阿诚，快把你的大鸡巴肏进来试试。」见到母亲如此『有诚意的邀请』，爬上床的汤诚自然不会让她久等。也不做什么前戏，挺着怒涨的肉棒就直奔主题。一记凶猛的撞击，直接就肏进了自己母亲那粉嫩的肉穴。

上得太急，里面还有些干涩，汤诚一边肏一边对自己的母亲说：「妈，里面好像有点干。」「好，好，别急。妈给你想想办法。」方娴抬起双手，按住自己胸前的丰乳轻轻揉弄。闭上眼睛，脑海里使劲的想像着各种欢爱的情景。

不一会，方娴的鼻子里传出了诱人的哼哼，肉穴里开始湿润起来。

搅动着肉棒，发现自己母亲的肉穴越来越好肏，汤诚耸动得也越来越迅速。

龟头刮着生母的媚肉，一下下撞击在她的妙穴尽头。

身子被自己的儿子奸得又酥又麻，方娴却完全顾不上享受那蚀骨的快感。她关心的只是儿子的『病情』：「阿诚，现在呢？你肏着妈的肉穴，感觉有没有好些？」「好多了，好多了，妈妈你的肉穴实在是太美妙了，把我的鸡巴爽得半死，肏着你的肉穴，我头也不晕了，身体也不虚了。」汤诚下体耸得飞快，小腹啪啪啪的撞击在方娴两股之间，大龟头不停的冲击着她的花蕊。

「那就好，有效就好。」方娴张大腿，任由汤诚的肉棒肆无忌惮的在自己体内撞击。她双手捧着儿子的面颊细细抚摸，满怀母爱地说道：「以后，你就多玩玩妈妈。每天按时肏肏妈妈的小穴。阿诚，答应妈，千万不要再倒下去了，妈不能没有你。妈现在也就是为着你而活的了。」一边用力的狠肏，汤诚一边答道：「放心，我一定不会再倒下去了。能够奸到这么漂亮的妈妈，我怎么会舍得再倒下呢。安心吧，妈。就算是为了以后能天天奸你的小穴，我也不会再倒下了。」「嗯。只你的病能好起来，妈妈天天都让你肏个够。你想怎么奸妈妈都行。」方娴眼角泛着泪花，柔美的脸庞挂着一丝欣慰的微笑。

不顾伦理和道德将肉体献给儿子奸淫，这个贤淑的女性并不是自甘堕落，而是选择牺牲。如果不是为了给儿子『治病』，谁要想玷污她的贞洁，得到的只能是她的尸体。

靠着恶魔契约的力量，把这样善良的母亲扭曲玩弄。禽兽一样的汤诚没有一丝内疚，他脑子里充满的只是无尽的淫欲。「妈，你怎么不叫了。之前你闭着眼，呻吟那几声可真不错。我就喜欢听你被我肏得浪叫的声音，叫给我听听。还有你的手，也别停啊。继续搓自己的奶子。」点点头，方娴风骚的搓揉着自己的乳房，给自己的儿子表演起浪叫。虽然，已经育有两个孩子，但她本质上也不过是一个性格传统的良家主妇而已。何曾做过这些事情，又哪里学得像。动作太假，声音做作。

但是，汤诚却完全不在乎。

贤淑保守的美貌生母，在自己扭曲下乖乖的生涩献媚，而又对自己所作之事的淫邪毫不自知。他要的，就是这种同时玩弄自己母亲心灵和肉体的邪恶双重快感。

方娴一双修长的美腿，弯成了Ｍ型大大张开。汤诚就正好把双手扶在她的两个膝盖上，以此借力耸动下体。一边欣赏自己母亲的『表演』，一边尽情的奸淫着她的蜜穴。

做作的大力搓揉，渐渐变成了情不自禁的激情揉抚；虚假的夸张浪叫，渐渐变成了悦耳的娇吟。被儿子奸得高潮迭起的肉穴，让方娴很快就从虚假的『表演』，转变成了本性的流露。

但对于这位母亲来说，比起肉体上强烈的快感，更重要的还是她的儿子。看着爱子骑在自己肉体上，快意驰骋的那一副『健康』模样，才是真正让她感到幸福的东西。

无论被儿子肏得多爽，哪怕是在被奸上高潮之时。方娴那明亮的眸子，都始终慈爱的注视着汤诚。就像任何一个温柔的母亲，宠溺地看着自己撒娇的爱子一样。只是，这爱子『撒娇』的方式如此的奇特。竟是用那丑陋的生殖器，插在自己当年的出生之地肆意奸淫。

粗大的鸡巴，抖动着把精液射在母亲肉穴的深处，却没有一丝一毫软下来的迹象。汤诚干脆换成坐姿，把自己的母亲拉进怀里，抱着她的雪臀继续奸淫。

和自己的爱子，紧紧贴在一起，胸前的丰乳，死死的压着汤诚的胸膛。如玉的长腿绞在他的腰际；双手揽住他的背；将头靠在他的肩上；方娴和自己的儿子交颈而拥，承受着肉棒的抽插。

儿子的肉棒奸淫着母亲的肉穴。「妈，我的大鸡巴肏得你爽吗？」「嗯，阿诚的大鸡巴好厉害呢。妈的小穴被你肏得爽死了。」轻轻地闭着眼睛，承受着儿子冲满力量的撞击。感受到他的『健康活力』，方娴搭在儿子肩头的秀美脸庞上，浓浓的全是欣慰。

儿子的肉棒用力的奸淫着母亲的肉穴。「妈，叫大鸡巴儿子。」「嗯，大鸡巴儿子。妈妈最爱的大鸡巴好儿子。」双手轻抚着儿子的后背，感慨着它的宽大。不知不觉间，自己的儿子原来已经长得这么大了啊。方娴扭动自己柔软的胴体，更深的陷在了爱子怀抱之中。

儿子的肉棒用尽全力的奸淫着母亲的肉穴。「妈，说爱我。说爱我的大鸡巴」身体承受着儿子的奸淫，心灵却完全不认为这是淫邪。耳中听到禽兽儿子的下流要求，却毫不犹豫的认作是爱子对母爱的呼唤。「傻孩子。这还用说吗。你就是妈妈怀胎十月生下来的心头肉啊。」抬起了头，和爱子眼对着眼，方娴一个字一个字的认真说道：「妈妈爱你。妈妈爱你的鸡巴。从你一生下来，妈妈就爱着你，妈妈的大鸡巴好儿子！」儿子的肉棒死死的顶住了母亲的花蕊。「妈，我要射了。我要给你的子宫授孕。」四肢收缩，紧紧的缠在汤诚身上。方娴的肉体，淫秽的和自己的亲生儿子交合在一起，脸上却洋溢着圣洁的光芒。「射吧，射吧。妈妈在危险期呢，射进来让妈妈怀孕吧。只要能让你爽，只要能让你的病能好起来。你想在妈妈的子宫里射多少精液都行。妈妈愿意让你把肚子搞大，妈妈愿意为你生孩子。妈妈什么都愿意为你做。」儿子再也忍不住，把大股大股的精液灌进了母亲危险期的子宫。

惬意的把鸡巴泡在母亲的肉穴中，轻轻抚摸着她细腻的皮肤，纵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汤诚心中还是不由自主地浮起一股梦幻感。

一直以来母亲都是自己意淫的最大目标之一，不过每次想到贤淑的母亲如果真的变成一个和儿子通奸的荡妇，哪怕是在意淫中也会让他有些遗憾感。母亲最吸引自己的，就是那股现在越来越少见的，传统妇女的贤惠气质。如果真的被调教成一个淫妇，那就太可惜了。

现在，在恶魔之力之下。自己不但能偿了多年淫愿，母亲也仍然还是那个贤淑的的母亲。这会抱着母亲的娇躯静下心来，实在是有些做梦的感觉。

捏着母亲的乳肉，汤诚忽然想到昨晚和母亲交奸的场景，忍不住说道：「妈，我们现在这样，算是乱伦吧？」伸手扶着爱子的脸庞，方娴好笑道：「傻孩子，你怎么能这么想呢。这就和人工呼吸一样。为了救人，一个女人嘴对着嘴给男人做人工呼吸。你能说他们是在亲吻吗？行为是一样的，但是性质不一样。当然，在别人眼中我们会被当成是乱伦通奸。但是，实际上这并不是一回事。为了色欲这么做才是乱伦，我们现在这样做是为了治病，只是一个加强版的人工呼吸而已。注意一下别让外人知道就行了。」「原来如此，我明白了。」汤诚装成一副虚心受教的模样，心中却在狂笑。

「也就是说，只要我还『病』着，怎么肏你都没事。『病』好了后再奸你就是乱伦，对吧？」「对，所以你现在怎么奸妈妈都没事，但要是你的『病』好了，就一定不能再肏妈妈了，那是乱伦知道吗。」说着，方娴忽然从汤诚的怀里撑了起来，狐疑的看着他：「阿诚……你……你不会『病』已经好了吧？为了……为了……才装病……」「妈！你说什么呢？我是你的儿子啊，这多年来，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

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汤诚一副含冤受屈的表情，把仍然插在方娴肉穴的鸡巴耸动了几下。「感觉到没有，多硬。你刚才也说了。如果『病』好了还奸你，就是乱伦。我又怎么会对妈你起乱伦的心思呢？不起这心思，自然不会硬，更不会奸你？只有在不是乱伦的情况下，我才不会有心理负担的硬起来肏你。也就是说，只要我下面能硬，能奸你，就表示我的『病』还没好，妈妈你就应该要好好的让我奸个够。」脑子被汤诚这狗屁不通的逻辑绕得有点晕，方娴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但是，在契约的力量下，她最终还是接受了这套说辞，深深的记在脑中。接下来便有些发愁：「阿诚。你的大鸡巴，刚刚才在妈妈的子宫里射了那么多精液，现在又这么硬了，『病』情一定还很严重，也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好。」「没事，我现在的感觉其实挺好。总之，以后妈你没事多让我肏肏。至少，应该是不会再晕倒吧。」说着，汤诚便躺平了身体，让母亲跪坐到腰间，双手扶着怒涨的肉棒，将其纳入自己的蜜穴。

「也只好这样了。以后你没事的时候，就多肏一肏妈妈吧。」就这样半跪着，双手扶在肉棒根处，方娴柳腰轻摆上下起伏，让给它在自己的蜜穴中细细搅动。

双手枕在脑后，汤诚什么也不用做，就可以在母亲的尽心服侍下，愉悦地感受着她那蜜穴的销魂。

「妈，怎么样，被自己儿子的大鸡巴肏在逼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啊……阿诚……你的大鸡巴……啊……啊……妈妈的肉穴……被你的大鸡巴肏得好爽……当年……你就是从这个地方被妈妈生出来的呢……现在你的大鸡巴……又故地重游了……啊……啊……没想到……当年妈妈生下的那个个小小人儿……现居然长得这么大了……光是你的大鸡巴……就把这当年出生的肉穴……塞得满满的……肏得妈妈淫水直冒……啊……」半跪着不停弯曲自己的大腿来套弄实在是太累，肉穴里不停传出的快感更是让方娴全身发软。于是，她干脆向前一倒，趴在汤诚的胸口。一对丰满美乳，压上他的胸膛不停蹭动。双手仍是握在肉棒上，扶着它不让其滑出自己的肉穴。丰腴的雪臀不停扭动，让儿子的肉棒和自己的穴肉紧贴在一起磨来擦去。

这小穴里的每一寸壁肉都被奸到的绝妙快感，让方娴有些如痴如醉。那销魂的快感，让她连话都有些说不出来了。美目迷离的看在空处，微张的小嘴急促喘息着，唾液从两瓣红润的嘴唇中不自觉地流出，浸湿了汤诚肩头一片。就像一只发情的雌兽，她不住的用肉穴套弄着亲生儿子的肉棒。

猛地，肉棒中热滚滚的精液汹涌而出，冲入方娴的花蕊，灌入她的子宫，烫得她痉挛般的剧烈抽搐。肉穴深处一股激流，也对着仍在不住射精的龟头宣泄而出。那湿润肉感的朱唇也再次轻启，低声喃呢：「射进来了……啊……射进来了……阿诚的大鸡巴被妈妈的肉穴套爽了……把精液都射进妈妈的子宫里来了……」不费一丝体力，就在母亲的侍奉下爽了个够的汤诚，伸手勾起了她的下巴：

「妈。」

「嗯？」

「谢谢你。」

「傻孩子，谢谢什么啊。我是你的妈妈啊。」

「妈，我想玩你的奶子。」

「来吧，嗯……」

「妈，我想吻你。」

「唔……滋……唔……嗞……嗞……」

……

数个月后。

汤诚摆弄着三脚架上的相机。

方娴侧坐在对面的地板上。

水晶般的高跟鞋、白色的缕空蕾丝长丝袜、同样白色的缕空蕾丝手套、还有那王冠型的头纱。漂亮的婚纱穿在身上，却没有最重要的衣裙。这奇特的装扮，让妙体尽裸的方娴身上，同时散发着纯洁与淫秽的气息；那高高隆起的小腹更是让她闪耀母性的光辉。

「好了。」

汤诚从相机边跑了过来，一身礼服的他，肉棒却从拉链中钻出来，耸在外面，怪异万分。不过他自己却一点也不在意，跑到方娴边上面向相机站好，方娴则马上把脸靠了过去，两瓣红唇吻在了那紫红的龟头上。

闪光灯亮起，把这淫秽的一幕永远的定格下来，成为这两个永远无法真正结婚之人的特殊婚照。

【完】

65912字节